

庫 文 年 少 山 名

長班藍的勇英

著 璚 白



行 印 局 書 山 名

本文庫共分抗戰故事，史地常識，自然常識，社會常識，生活修養，名作述要，民間故事及童話，小說劇本，傳記，遊記等十輯，第一集一百冊，本年內陸續出齊，現已出版三十冊，書名如下：

服務

民主的學習

健康的友誼

大人國

小人國

科學怪人安迪生

遊春樂

小水仙花

魔窟歷險記

詔君和番

讀書的方法

書的自白

孤島餘生錄

美的人生

忠勇的藍班長

神妙的眼睛

萬能博士螞蟻

偉大的長城

我們是敵人的蛔蟲

巴拿馬運河的故事

我們決不屈服

瘋道人

攝影場觀光記

電影內幕

頑童

月下殲敵記

還我學校

嫦娥奔月記

鳥的愛好者

牛郎織女

忠勇的藍班長

一

一個綽號叫做「矮腳虎」的一等兵李德貴，在全連上，他是一個弟兄當中，要算他最年輕，可是在軍營里的一切行動舉止，却非常老練，並不顯得幼稚。他曾經臨過幾次陣，跟着大隊打過好幾次勝仗，却從來沒有受過傷。講到作戰經驗，除了班長以外，他比任何弟兄都來得豐富。

因此班長藍福林很看得起他，在公的方面說來，雖然一個是班長；一個是小兵，不能不依着軍隊裏的紀律行事，但在私的關係上，他們倆却如兄弟一樣的親密，彼此間不但能深切認識對方的個性，即在軍營中的日常生活，雙方也有相互倚恃照顧的地方。

那是個風和日麗的暮春時節。



在那營房前的草坪上，全班人馬都在用一種緊張而嫺熟的手法擦着槍支，他們有的蹲着，有的坐在營房前廣闊的石階上。

其實所謂營房，只是個廟宇。不久以前，從別處開來了一營兵，就在這廟宇裏面駐紮下來，把裏裏外外修飾一番，廟門口站了兩個崗，牆上刷着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幾個斗大的標語字，便算是營房了。

現在「矮腳虎」李德貴却蹲在那營房左角的廊下，也和其他的弟兄們一起擦着槍支；不過，他是這一班中的機關槍手，他現在擦的和其他弟兄們不同；一般弟兄擦的是中正式步槍，而他所擦的是湯姆式重機關槍。他把扳機先拆了下來，然後用一根鐵的通條，緊密的繞着紗布，塞那槍口裏通進去，又那麼轉了幾轉。

暮春時節早晨的太陽，溫暖和煦地晒在每個弟兄們的背上和臉上，也許因為在動作的關係吧，有幾個比較胖些的弟兄，他們那鍋

底似的頭額，却正在慘出汗來。

「矮腳虎！」一個高個兒的弟兄叫着，「咱們藍班長的病好些嗎？」

「王醫官在昨天又替他診斷了一次，說是再過個把星期，可以完全好了。」

「熱度退了嗎？倒底是什麼病呀？」又一個瘦子的弟兄問。

「開頭王醫官說他有點像腸熱病，昨天却說是副傷寒，熱度？倒已經退了。昨天他硬要出病房，可那醫生一定不許。」

「大概他放心不下咱們這些弟兄吧？」另一個弟兄說。

「那倒不是的，」矮腳虎說：「他只爲聽到前方吃緊，知道早晚就得開拔，便巴不得早一天出來！」

「好！這真不愧是咱們的藍班長！」那高個兒的弟兄把頭一揚，得意地說。

「但願老天保佑他早點好吧，真的說不定這幾天咱們的部隊就要開到前線去啦！」矮腳虎表示出他那經驗十足的神情。

「矮腳虎！」一個瘦猴似的弟兄喊着，一邊手裏不停地擦那槍膛，臉却對着這邊。「你看這個仗到底什麼時候才打得了呢？」

「天知道打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，這一邊要看咱們自己有多大力量，幾時開始總反攻！」藍班長說大概還要打三年！」

「咱們藍班長有勇有謀，他的話十九是很應驗的。」瘦猴似的弟兄說。

「這幾天，鬼子的飛機每天負負負地在咱們的頭上飛過，我說這就是前方大戰的一個兆頭！」矮腳虎說。

在這草坪上，除了他們這一班弟兄外，還有同一排的其他兩班弟兄，也在擦着槍枝，他們以同樣非常輕快的手腳，從事這工作，雖然緊張匆迫，可是相互地彼此說笑着。

「呀！怎麼？藍班長來了，大家瞧！」那高個子的弟兄，發現了寶貝似的驚叫起來，他把手裏的槍統望地上一擡，跑向營房。

於是十來個弟兄，跟着過來，果然藍班長正從營房內走出來。

矮腳虎搶在太家前面，迎着藍班長：

「怎麼？不等王醫官許可你就出來了？」

藍班長走到草坪上，全班弟兄都向他問好，他隨便回了衆兄弟後，向矮腳虎說：

「我本來沒害什麼大病，在這軍情萬分緊張的關頭，怎能爲了一點兒小病，便老躺在病房裏？我能躲懶嗎？」他走到原先矮腳虎坐的那地方，把那挺拆卸了的重機關槍拿起來，痛惜似的在槍統上撫愛了一會，說：「老李，你把它擦仔細了嗎？趕快裝配起來，我們大概很快就要用到它了！」

他又催着衆弟兄趕緊把步槍擦好，做那萬一的準備工作。

藍班長軀幹並不高，可是體格非常結實健壯；儘管害了幾天病，一連發了幾次高燒，就只昨天才退盡了熱度，但一點顯不出病容來。他那長方形的臉，向來黑裏帶紅，那濃而黑的眉毛，閃爍有神的雙目，含有不畏暴力，誓死不屈的那種英武氣概。

現在他正幫着矮腳虎把那挺湯姆式重機關槍裝配起來，

這時忽而有一個官長，從裏面跑出來，他是藍班長的直屬上級張排長，在草坪上擦槍的一排人，除了藍班長的一班以外，還有其他二班人馬，都在他的統率之下，弟兄們都被他那驚惶急迫的神色所楞住了！藍班長站起來，他心裏早已料到特別緊急的局勢一定起了什麼變化了。他把一排三個班長召到跟前。

「大家聽着！」張排長用足了力氣，大聲喊着，臉脹得通紅，「我們快要開拔了，趕快收拾槍枝，馬上着裝！」

於是弟兄們加緊動作，草坪上有無數個人影，在斗亂地移來易

去，一陣鐵器碰擊聲，步槍的機柄齊都上了膛。

突然緊急集合的號音，嘩喇喇嘩喇喇的響起來了，那驟急尖厲的音響，激揚起每個弟兄的心，他們的心弦，彷彿被一個具有大力的手指緊緊地扣着，他們的血被煮沸了似的滾燙火熱，在表皮底下加狂奔流，他們振奮着，有的却不自禁地大聲叫喊起來：

「嘿！殺他個落花流水！」

一一

藍班長所投効的是個廣西部隊，部隊長是廣西人，因此部下的弟兄也十九是廣西籍，藍班長自己却是生長在安徽的合肥縣，在他手下的那一班，雖然大多數都是廣西人，但和他的私人情感都很不錯。

這個部隊和敵人作戰，不止一回，日本兵向來把這個隊伍當做

勁敵，不敢輕易抵敵，他們從別處被調防到梁園，——淮南鐵路東六十哩的一個鄉鎮上，這在戰略的部署上說來，這是有着重大作用，和深謀遠慮的。

原來敵兵自從深入我國領土後，由於我們幅員廣大，同時英勇的軍隊也不時用奇兵出擊，使他們招架不及，遭遇慘重犧牲，因此他們在華中一帶，——尤其是皖東的敵兵，便很久蟄伏着沒有什麼動作。

可是就在藍班長帶着弟兄擦槍的那早上，前哨來了報告，說是駐在合肥的敵人，有蠢動模樣，接着又得了個情報，合肥方面的敵人一千多名，分做三路，一路向梁園前進，一路攻大別山，另一路有侵襲立煌的模樣。原來這一帶的地形地勢，以淮南鐵路為界線，在這鐵路以西的，叫做路西，鐵路以東的便叫做路東，梁園是在鐵路以東，由我們的部隊據守着，梁園以西却被敵人佔據，但是大別山和立煌雖然

也在路西，這時却由我們忠勇的軍隊堅守着，成了個犄角之勢。

藍班長所服役的那個營，便被長官部調到梁園正面，擔任防禦的任務。他所統率的一班，便是這一營中的一個基本單位。

這個營部在梁園鎮的一個村子上，不過駐紮了幾個月光景，可是當地的老百姓和藍班長攪得很熟，無論是雜貨舖的老闆，村子裏的莊稼人，甚至是胡木匠和他那十六歲的女兒四寶，也都對藍班長有着很好的感情。當部隊出發的消息一傳出來，被這些人知道後，大家都對藍班長有點戀戀不捨，長蛇似的隊伍，經過大街時，雜貨舖的李老闆特別在舖子裏拿了一串爆竹，辟辟拍拍燃放起來；村子裏的莊稼人，別的沒有什麼好的表示，現成的雞蛋是有的，他們把它煮熟了，一五一十的拿來送給他；胡木匠雖然也有點兒難過，但是總不及他女兒四寶的傷心。藍班長的隨營出征，在她的心靈上彷彿突然失掉什麼似的，出發的消息，在她聽來，簡直是個晴天霹靂！軍隊的事情，

真有點捉摸不定，說走就走，一點兒閑裕的時間都沒有，她覺得傷心已極，禁不住哇的一聲哭了！

其實這也怪不得四寶要傷心，因為人終究是感情的；在三個月前的一天早晨，四寶她恰在一頂大橋下淘米洗菜，一不留神，便滑了一跤，跌入河中；她既不會泅水，便隨着湍急的河流，漂蕩開去，一會兒很快的往下沉，忽地又浮了起來。正在這生死關頭的時候，她覺得有一只鐵掌，猛力地把自己的衣領緊緊抓住。隨着這股勢，沉在水面下的身體也就浮出了水面，等到她神志稍清，睜開眼來時，已經被救上了岸，而坐在一旁的那個教命恩人，不是別個，便是現在隨着部隊開拔到前線去的藍班長。

胡木匠就只生了這一個女兒，自然對於藍班長這樣捨生救活自己女兒的事，感到萬分恩德，而四寶自己呢，那不用說，更是芳心片片，感恩不盡的了。

從此之後，藍班長和胡木匠便有了來往，每逢禮拜，藍班長差不多總有好幾個鐘頭的時間，消磨在胡木匠家。

現在藍班長突然被調走了，跟着隊伍到前方，感恩知己的胡四寶，怎能不感動得痛哭呢？

二二

像一條茶青色的蟒蛇，整整的一營人，蜿蜒地向前行進着，他們穿過村莊，越過河流，爬過高坡，只聽見那每個人的刺刀鞘子，碰擊着繫在腰間的水壺飯盒，叮叮噹噹地作響，軍官們騎着的戰馬，昂着頭，很興奮地嘶叫了一二聲；而村莊上的狗，見這漫長的人們的行列，激起了好奇和驚恐的心，起先是以一股兇猛的姿態咆哮着，望那打頭的先遣部隊撲來，隨後見到這是個浩浩蕩蕩的大隊人馬，而且秋毫無犯，並無擾害地方的形象，便低垂了頭，走向別處去了。

在這行列中，藍班長和其他的弟兄們一樣，用着急行軍的步伐走着，矮腳虎李德貴肩上了抗了那挺湯姆式機槍，始終和藍班長並着走在一起，藍班長間或也替他抗一陣，兩個人隨便交換着關於這次戰爭可能發生的變化和結果。

暮春時節將近中午的太陽，已經很熱了，加以全副武裝，又這樣急遽地行進着，弟兄們臉上都淌着汗，頻頻的喘着氣。

當他們將要到達梁園約摸距離七八里路光景的時候，情勢陡然緊張起來了，每個人的心裏都在這麼想：戰爭快要開始了，前面就是敵我攻守的一個據點呀！

他們一路行進的時候，隨處碰到扶老攜幼的難民，從相反的方向，迎面而來，愈走近梁園，情勢愈緊張，難民也就愈多。像潮水一樣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小小，提着箱籠，背着行囊，跌跌撞撞，幾乎把軍隊的行列都混亂了，有些老百姓被這人海的浪花捲着，身不由主地衝盪到隊

伍中間去，於是弟兄們叫起來，設法使這些橫受戰爭苦難的人，突破這個重圍，歸入了難民羣。同時，隊伍的前後距離也自然地縮短了，再也不讓難民們衝破這一字長蛇陣。

忽而來了個命令，這一營人便成了三個梯隊，分做中翼、左翼、右翼，就在這梁園的週圍停下來。藍班長守的是個機槍陣地。不等片刻的休息，第二道命令又來了：立即構築防禦工事。弟兄們都理會得防禦工事的構築，在戰爭的意義上講來，比任何事情都來得重要，一個兵士，他可以餓着肚子，不睡覺，但防禦工事却非得在戰鬥開始以前築好不可。因此他們不顧累和熱，拚命地動手，緊張得幾乎連透氣的工夫都沒有了。

幾個鐘頭以後，工事完全築好了，那時候，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分，弟兄們正想鬆一口氣，突然聽到一聲震天的巨響：

轟——隆！

「好像伙來了！」藍班長叫着，從戰壕的胸牆上跳進了壕溝裏。
「班長！這可不是過山砲的聲音？」在他身邊的矮腳虎圓睜着眼睛說。

「怎麼不是！」藍班長說，「你瞧，等會兒飛機一來，可夠熱鬧了！」
接着一連又是幾下，漸漸地那聲音更響更密，有幾顆砲彈落在藍班長據守的那戰壕附近，大地被炸成一個坑，黑色的泥土，冲到半天，像一座小山，隨即那泥塊雨點似的撒到戰壕裏，小山消失了，只剩下灰白色的煙，裊裊地在天空飛揚，到處聞到硫磺的氣味。

要不是上面的命令，弟兄們管他的，早已出手還擊了，現在却不能不蟄伏在戰壕裏，等待敵人衝着過來，逼近這邊的陣地時才拚命還擊。

在繁密的砲聲中，忽而夾雜着一種怪聲，負負負的在弟兄們的頭上飄忽着，因為砲火的聲音實在太厲害了，這個音響給掩護着，聽

來竟像是蜜蜂叫，那些初上戰場的新兵，再也不會聽出來敵機已經凌空盤旋在你的領空上了。

藍班長發着緊急命令，要自己手下的弟兄，一齊臥倒戰壕裏，同時把那些掩蔽物更裝蓋得好一點，不使暴露目標，可是正在這當兒，霍地有三架敵機，望準這陣地，俯首直衝，一種尖銳而淒厲的嘯聲，使人心驚膽裂，弟兄們蟄伏着一動也不動，忽而天崩地裂似地接連着幾聲巨響，戰壕的四週被炸了，弟兄們被震動得跳起來，又落了下去，那戰壕的泥地竟像是彈璜的沙法。弟兄們詛咒着。有一個初次臨陣的新兵，被震得目瞪口呆，臉色慘白，一會兒却站起來放聲哭了。藍班長拉住他，把他按倒地上，不許他輕舉妄動。

可是那新兵已經失却理智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安靜下來，像一頭無法馴服的野牛，他用力掙脫了藍班長的手，從戰壕裏跳出來，這使藍班長着了慌，才伸出手去，想把他擒住，却又有好幾顆炸彈投擲下來，

破片和泥塊混合着，滿天飛舞，藍班長覺得眼前一暗，待再睜眼仔細看時，那新兵的整個身體，被泥土掩蓋着，橫在戰壕的胸牆上，可是他那頭顱已經離了軀體，不知被炸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藍班長定了定神，不禁嘆惜那新兵白白的無辜送死。這簡直是「笨豬」！他心裏這樣痛罵着時，敵機的轟炸更加厲害了，起先差不多每隔半個鐘頭來一回，現在竟接連不斷的濫炸了，而過山砲的聲音也較前更響，顯然敵兵正在向前推進，離這邊的陣地更加迫近了。這樣被山砲射擊，被飛機轟炸，約摸有一個多鐘頭，這邊的陣地，大半給敵人轟平了，有好幾次弟兄們實在耐不住了，不管敵人砲火的猛烈，吼着跳出戰壕，想拚命衝過去，結果不是被熾烈的砲火逼回來，便是中彈陣亡。

藍班長手下的弟兄，也犧牲了好幾個，他覺得非常痛心！再這樣鎮靜下去，連他自己也要發瘋了。他把伏在自己旁邊的矮腳虎，用力

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，似乎想對他說什麼，可是結果只命令似他喊着「準備！」

矮腳虎受驚似地一跳，他撫着機槍，臉對準藍班長，以爲將有什麼動作要開始了，可是並無下文。

突然他聽到閤閤閤閤，拍拍拍的機步槍聲在前面相當遙遠的地方響起來了，而山砲的吼聲，却漸漸地靜止下來，憑着作戰的經驗，藍班長理會得這是先頭部隊和敵人的先鋒在開始戰鬥了。

一會兒，他得到諜報，先頭部隊被敵人圍困了，敵我雙方正劇烈地展開了白刃戰，經過了幾度的肉搏，這邊犧牲了一二百個弟兄，而敵方也死了二十多人。

敵人把先頭部隊圍困後，一方面大量增援，同時却分兵向前推進，而山砲的目標，在先是比較廣闊，現在却向機槍陣地集中射擊。

那轟……隆，轟……隆的巨聲，像排山倒海而來，對陣地戰有經

驗的矮腳虎，他聽出現在這邊的山砲也在開始還擊了，那聲音是敵我雙方交織着的，這無比的悲壯的巨聲，震撼了山岳，它不僅可以使一個初臨戰場的新兵，震得發瘋，一個患心臟病的人，足以倒下來，而一個老兵有時也會因此恐怖得手足無措的；耳朵震聾，那是最最普通，簡直不算一會事吶。

砲彈炸裂時的巨響和威勢，吞噬了一切，同時，帶來了比雨點更緊密的碎片，距離藍班長守着的那個戰壕五十碼左右的地方，恰恰中了個砲彈，很強烈的爆裂了，戰壕幾乎翻了個身，射擊手矮腳虎和其他的弟兄全都中了彈片，有好幾個當場就完了，矮腳虎的傷口在肚腹上，他惡狠狠的詛咒着，兩眼直瞪，雙手捧着那傷口，他想叫藍班長，天哪！藍班長他自己的左臂上，也着了一彈，却已經暈過去了。

其實藍班長的神智還清，他只是因劇烈的疼痛而緊閉了雙目，他的臉也抽搐着，顯出了難以忍受的痛苦。

這樣，約摸過了一二十分鐘，他忽而睜開了眼睛，掙扎着，他那受傷的是左臂，恰在齊肘彎的地方，被一塊二寸來長像刀豆那麼大的破片炸中了，現在正汨汨地從裏面瀉衣透出了鮮紅的熱血，他咬着牙，將自己的幫腿布解了下來，一層層纏到那受傷的臂上去，直到把它緊裹得差不多失去知覺，不再冒出血來。

這時大炮聲漸漸地靜下來了，能征慣戰的藍班長，早已預測到，這是個什麼兆頭，他望了望身旁的矮腳虎，見他仰臥在壕塹裏，臉色慘白，氣若游絲，只是不斷的呻吟，看那樣子連大聲咒罵的力量都已消失了。藍班長掙扎着，接近他，用那沒有受創的右手撫着他的額頭。有一種冰涼膩滑的感覺，刺傷了藍班長的心，不禁使他掉下幾滴英雄淚！

「老李！」藍班長哽咽地叫了那麼一聲，隔了很久才接續說：「你覺得很疼嗎？不要緊的，老李！這算得什麼，死在疆場上，正是咱們當

軍人的理想，光榮的結果，你別哼吧，我告訴你：鬼子們的炮火，無論怎樣厲害，可只能轟毀咱們的陣地，只能炸死咱們弟兄的生命，他可不可能把咱們的民族精神也給炸毀呀，老李，你等着瞧，我現在將替你和咱們全班的弟兄報仇，我將爲國家民族，發揮最大的力量，把鬼子們殺得落花流水！要犧牲，咱們一塊兒犧牲。咱們活着在一起，死了也在一起……

矮腳虎痛苦地點點頭，他舉起右手，把大姆指翹了翹。

「閣閣閣，閣閣閣，閣閣閣閣閣閣閣！」突然機槍和步槍的聲音，混合着響起來，劃破了長空，尖銳地呼嘯着，傳到藍班長據守的那陣地。『鬼子們衝過來了，嘿！』藍班長警覺地叫喊了一聲，他現在全副精神，陡然都集中在怎樣以少勝衆應付敵人上面。說也奇怪，這時他那幾乎被炸斷的左臂，竟也絲毫不感到痛楚，而與平時一樣，發揮出很大的能耐來。

他不能不撒下矮腳虎了，神速地爬到那挺湯姆式機槍的座身前，把所有的子彈都搬集到靠近槍身的地方，然後他從壕塹中探出半個頭，向那正前方搜索巡視一番，起先並沒發覺什麼，但藍班長像一頭善於捕鼠的貓兒一樣，一動也不動，沉着地鎮守着這個陣地，而他那耳朵的聽覺特別靈敏，他的眼睛，却放出兇殺威武的炬光，這樣警戒着約摸有十多分鐘，槍聲忽而稀明了，接着就有一陣鼎沸的嘶殺聲，愈來愈響，野狗似的一羣黑影，也顯現在眼簾了，他們四散着正朝藍班長這邊衝來。

藍班長全神貫注地伺候着，現在他已經看得見這野狗似的一羣，變成瘋狗一樣，在竄着吼着，連那猙獰的面貌都快要看清時，他就扣緊扳機，一陣掃射，眼看着衝鋒過來的敵兵，紛紛應聲倒地。

因爲在先，敵人以為經過這樣強烈的炮擊和飛機轟炸以後，早已把這邊的陣地摧毀了，所以一路前進，沒有遇到狙擊，却不料當衝

鋒隊剛越過淮南鐵路，正向路西疾進時，一二百個先鋒隊，犧牲在獨臂英雄藍班長的手裏。

在藍班長獨力奮勇却敵之前，駐在梁園的部隊，除了藍班長自己手下的全班弟兄，已經完全犧牲而外，其他的都已撤離陣地。誰也沒有知道整整一營人，只有藍班長這麼一個英雄好漢，受了傷，還在戰壕裏等待殺敵復仇的機會。因此，他們一聽到機槍陣地還有射擊的聲音，便覺得非常驚奇。

原來敵人從合肥分兵，一路攻打大別山；一路襲擊梁園，這都是聲東擊西的戰略，而他們真正主要的目標，却是立煌，但是藍班長的強烈阻擊，使得梁園正面的東路敵人，出其不意的受了很大的損失，同時也受了牽制，不能長驅疾進，達到會師立煌的目的。

誰都知道打仗這個玩意兒，對於時間的爭取，關係最最重要，這正是兵法上所說的「兵貴神速」，因此梁園這個據點，最後雖然還

是被敵人佔領了去，但是就因為藍班長的奮勇抵抗，把敵人的勝算打破了。

部隊長聽到自己陣地上還有機槍的射擊，知道一定還有人在死守，同時看到敵人的攻勢頓時和緩下來，便下了個緊急命令，從新集合殘餘部隊，繼續佈防，準備反攻。

另一方面敵人也增援了一個聯隊，他們在後續部隊到達後，便依然用那老方法，先來一陣猛轟亂炸。這時候，藍班長的陣地，變為最前線，可是他也不管有沒有後援，兀自孤軍奮鬥，一看見敵兵衝着過來，便拚命射擊，不稍後顧。

在這緊張精采的戰鬥中，被炸傷肚腹的矮腳虎李德貴，却無聲無息地死了！矮腳虎的犧牲，使得藍班長的心，陡然往下一沉，他想哭，可是不但時間不允許，而且事實上也流不出一滴眼淚來，因為過度的情緒緊張和熱血的沸騰，早已把眼淚燒乾了。藍班長按捺住心頭

的傷痛，咬着牙，依然奮勇迎戰，往復的衝殺襲擊，又給他擊死了好幾百敵人。藍班長對自己有着這樣輝煌的戰果，認為奇蹟，正自深深地感慰時，那知這屹然孤立，英勇擊敵的機槍陣地，已被敵人偵悉了目標，於是集中山炮，向這個目標狂轟我們的民族英雄，藍班長便求仁得仁，和這機槍陣地壯烈地同歸於盡。

敵人摧毀了這陣地後，鐵騎縱橫，便像潮水那樣湧着過來，他們找到那個曾經出奇制勝，威鎮梁園的機槍陣地，翻開那給泥土掩沒了的戰壕看時，只見藍班長的右手的手指，還緊扣着扳機，受傷的左手却拿着彈帶，他那結實而寬闊的身體向前俯伏，他的面部依然像生前一樣露着剛毅而和善的笑容。

藍班長的忠勇壯烈的犧牲，激起了敵人欽敬的心理，他們全都感嘆着，就在這陣地上替藍班長築了個墓，全體日兵都脫了帽，向英勇的藍班長行最敬禮，算是表示敬仰的意思。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 作 者 白 璚

主 編 者 黃大白 繆振鵬

發 行 人 黃 大 白

發 行 所 名 山 書 局

上海中正東路一四四一號

特約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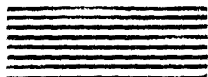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

0024 1(35.6)

36 平 甲 15.

全 24 甲 .65

★ 022 木



定價國幣六角五分(外埠酌加包紮運費)

名山少年文庫
第一輯之一
英勇的藍班長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一版

82
6017



封面設計

• 黃士英 •

黃亦晨 •